

文艺
节日
词语
话

爱如一道光

■ 何小琼

阿加莎是世界著名的侦探女王,她的作品一直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比如《人性记录》、《无人生还》、《尼罗河惨案》等著作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在一次采访节目中,阿加莎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关于她的母亲与爱的故事。

6岁那年,阿加莎跟随父亲和姐姐去游玩,还骑马。那天,风和日丽,阿加莎兴致勃勃,因为父亲还给她请了位导游,负责带着幼小的她游玩。导游是位年轻的小伙子,非常风趣幽默。他很喜欢阿加莎,逗得她很开心。

就在那天中午,小伙子捉到一只美丽无比蝴蝶,他马上跑去送给阿加莎,但他用一个别针把蝴蝶刺穿了别在她的帽子上。当时的小阿加莎吓坏了,那么美丽的蝴蝶就在她的帽子上挣扎着,颤抖着,可怜得让小女孩放声大哭。没有人知道她哭什么,父亲和姐姐,所有人都哄不好她。结果,好好的游玩被打断了,父亲郁闷地带着孩子们回家。

文艺
文艺
随笔

劳动者的古歌

■ 苗连贵

古远原始劳动歌谣,口耳相传下来的不多,有文字记载的更其寥寥,但仅就散见于先秦典籍中零星的篇什看,大多铿锵有力、意气昂扬,催人奋发。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当属《弹歌》(载《吴越春秋》):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古“肉”字,代指禽、兽)。

“断竹”,砍伐并截取竹子;“续竹”,是用韧性的藤葛或竹索做弦,制成弹弓,强劲有力;“飞土”,把泥做成弹丸,装在竹箭上,干了后坚硬异常,这样才能击伤猎物;“逐宍”,这样的弓箭不一定能“一‘箭’封喉”,猎物负伤而逃,这就要追逐了。八字短歌,流露出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得用的猎具的自豪感、以及追逐并获得猎物的喜悦心情。

《蜡辞》(载《礼记》)也写得简短而有力: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土,从哪里来的返回到哪里去;水,回到山谷中;害虫不要猖獗;草木,回到沼泽地带生长。大水泛滥,土地淹没,虫害猖獗,草木荒疏。这看似“咒语”,但态度坚决,声势凌厉,命令似语气,表现了先民改造自然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与此相类的,还有一首《神北行》(载《山海经》):

神,北行!
先除水道,
决通沟渎!

“神”,指旱神魃,驱逐它,回到它的原地北方,不许在此肆虐,使水道和沟渠畅通。这首歌,与祈求式的祭辞相比,更显出先民通过劳动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艰苦的自然环境斗争的强烈意愿。

到了春秋,《诗经》记载的劳动诗歌就多了,而且风格更乐观向上,更具生活情味。

《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yì)兮,行与子逝兮。
“十亩”,指桑园的大小,约数;“桑者”,采桑女;“闲闲”,采完桑,歇息时的轻松状;“泄泄”,同义。这是一首采桑的歌:在茂密的桑园里,采桑女辛勤地采摘,桑叶采得满筐满篓,该回家了,于是背起筐篓,结伴同行,一路笑语喧哗,表现了桑园里

在家门口,阿加莎母亲等在那里。母亲一眼就看到女儿伤心的神情,母亲细心地观察到什么,然后说:“谁把这么漂亮的蝴蝶放在帽子上,阿加莎不喜欢的,因为这也是生命。”只一瞬间,阿加莎就像被一道光射进了内心,照亮了她,心中的郁闷和愁苦得到了解脱。她急切地扑到母亲身上,一迭连声地告诉母亲,“是的,它太可怜了,但人家好心送给我,我不能生气”。母亲温柔地拍着阿加莎的背,表示能够理解。

这件事,对阿加莎影响非常大。因为她有一个懂得爱的母亲,母亲的爱一直陪伴着她成长。教会她善良,勇敢和执着。节目最后,阿加莎深情地说:“我所获得的成就,得益于我的母亲。她用爱包容我,让我懂得珍惜和爱。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我长大后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轻易放弃。”

阿加莎是幸运的,遇到一位好母亲,而母亲深深地知道自己女儿想的是什么,知道轻声细语的安慰就可以让孩子心安。不训斥,不责怪,用温柔包裹一颗受到惊吓的心,让爱像一道光照耀孩子心房。如果阿加莎的母亲也像父亲和姐姐那样,不明白她为什么大哭,情绪失控,不安慰,而是大发雷霆,那结果可想而知。不能愉快成长的人,又怎么会有自信,有能力,有魄力,长大后成为赫赫有名的侦探女王呢?

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会爱自己的孩子,看你是让爱成了为一道光,照耀孩子一生。还是成为一根棍子,敲碎孩子的梦想天堂。

的和乐气氛和劳动后的欢快心情。

《小雅·无羊》(原诗较长,从略)写的则是一首牧歌:蓝天白云下,山野里撒满了牛羊,有的吃草,有的走下山坡,有的在池塘饮水,有的调皮地撒欢,悠闲的牧人或许也会亮一嗓子那时的“花儿”或“信天游”。

我特别喜欢《诗经》中的《周南·采芣苢》,这是一首女子采摘车前子草的乐歌。余冠英先生将之译成白话,十分精妙,尽显民歌风味: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采到手中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颗一颗拣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把一把捋下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手提衣襟兜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掖起了衣襟兜回来。

这首小诗章节回环复沓,通过反复咏唱,我们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坡旷野劳动的身形,听到她们的歌声,感受到她们采摘时的欢乐心情。

如果说,《采芣苢》是一首浸染着田野风的抒情小调,《大雅·豳》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创业者之歌。《豳》记载周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迁徙,开疆辟土,建设家园,是一首带有史诗性质的古歌。共四章,其中第四章直接写他们到了新地,整田筑室的劳动场景。上学时,老师褚斌杰先生把它译成白话:

装土运泥响隆隆,投土入板响轰轰。

捣土打墙登登登,削墙拍打砰砰砰。

百堵高墙平地起,劳动歌声胜鼓声。

如此艰辛的劳动却看不到先民们的苦楚,有的只是高扬的劳动热情和创业的自豪感。这使我想起在“战天斗地”年代,那种出大力,流大汗,以苦为乐的情怀。劳动并不苦,劳动换来成果,劳动让人憧憬美好幸福的明天。

在《诗经》中,有关劳动的诗几乎都写得很“乐呵”,即如《伐檀》、《七月》,也是“以劳动为兴起”,表现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的不满、讽刺,甚至反抗,劳动者对劳动本身并无怨尤的。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自身需要,所以劳动起来多不觉苦。即使劳动的过程艰辛万分,人们也会从中找乐,使之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我记得在上世纪的劳动工地,譬如修路或筑坝,常见人们唱“夯歌”,边打夯边唱,一人起头,众人齐和,歌词即兴发挥,出口成章,合辙押韵,风趣调侃。夯歌使人们在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心情放松,精神饱满,感到有使不完的劲。

这种随口创作的“夯歌”,也许就是所谓的诗了。原始社会和《诗经》里劳动的歌声,我想也就是这样产生的吧?劳动是诗歌创作的源泉,这自然是另一个诗歌的话题了。

他站在板凳上,两眼细小,嘴唇略厚,微微歪着脑袋,一脸的不高兴或者懵懂和无所谓。背后是邻居的老房子,尤其是那古老的侧开门,有着古远岁月意味的方格窗棂。整个背景,都是黑白的。两个孩子,一个稍大,一个小一点;一个长脸型,一个方脸。在别人眼里,肯定不相信这两个孩子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那是一个冬天的正午,日光极好,我们的旁边,还有一棵落尽叶子的梧桐树,粗大而虚浮的树干上,结满了我和其他小孩子小时候的顽劣,我们经常会用铅笔刀在树木身上痛下杀手,树以快速流泪的方式,回答我们的暴行。一个背着照相机的人来到村里,母亲大致也是一个爱美的妇女,但那时候,她想到的却是给我们兄弟两个照个相,留个纪念。

具体怎么照的相,我忘了。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弟弟幼年时候唯一的一张合影。现在再看,先是温暖,再是沧桑,紧接着是悲伤。当年的那座房子以及它的方格窗棂都还在,梧桐树虽然锯掉了,但再生的新的梧桐树也仿佛当年一样粗了。而我和弟弟,却先后进入了中年。树木被锯掉会再生,品种不变,姿态和模样也像极了早就化成灰烬,或者放置在某一个角落的家具的一部分。人也可以再生人,如我和弟弟,先后成家之后,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最令我沮丧的是那座老房子,多少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它还是原来的那副物我两忘的古旧模样,只是,墙壁里的灰垢更多了,方格窗棂也坏掉了几处,一年又一年的新春对联贴了一层又一层,底下的红纸早就在风雨中变成了白纸。邻居的老婆婆,我叫大娘的,前些年去世了,大爷还在,九十多岁了,没什么大病,就是神志有些不怎么清楚,总是把他小时候的诸般情境,照搬到当下。每次回去,我都要去看望他几次。他是一个懂得阴阳五行和八字术数的人。在乡村,这样的人很多,但学得精透的却极少。这位大爷大致是最好的“先生”之一了。

很多年来,母亲把我和弟弟的这张合影放在相框里。那是一面很大的相框,里面装着我们家的所有亲人,从曾祖母到我弟弟的每个孩子。其中,还有做人处事极好的两位已经过世的舅舅。小的时候,我对这张合影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相片中的自己也是一脸懵懂或者说混沌,虽然眼光有神,站立的姿势也有点“正经”甚至文雅,但从表情和姿势上,似乎也看不出什么来。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大致是1982年或1983年。那时候的中国,到处都是涌动的和澎湃的创作激情,尤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观察,尽管,其中也多拿来主义,但中国的艺术家们似乎也进行了有力的“改造”和“重建”。我一直以为,1980年代艺术家



《乡村的早晨》(油画) 陈德雄作

文艺
海内
名羽

『六分半书』 郑板桥的

■ 江舟

出世的风格。

郑板桥的书法自称“六分半书”。傅抱石先生认为:“大体说来,他的字,是把真、草、隶、篆四种书体而以真、隶为主的综合起来的一种新的书体。”郑板桥在那些用“六分半书”写成的作品中,或者让一些字全部或部分采取篆籀结构,而又用行楷或行草的笔法来写;或者采用隶书的结构施以行楷的点画,或者写隶书参行草;或者用行草参篆隶,甚至几种做法同时使用,使得单个的字显得不伦不类,怪

弟弟,你就知道自己玩。看,弟弟的嘴唇被蛰得肿起来了,比发面饼还厚。

在我们南太行乡村,“看”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普通意义的视觉和观感,另一个则是看护、看望、看管的意思。母亲的说法也有些夸张,发面饼子的边刀厚度一般有一厘米左右。好在,蜜蜂的毒性要比野黄蜂之类的要小很多,几个小时后,就不会再疼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蜜蜂蛰了人之后自己会死去。更不知道,蜜蜂的存在之于整个人类的关系。这里面,有一种不自觉的残酷和自私,即人以为自己受伤了,觉得疼痛,而蜜蜂自己,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来看,万物都是自私的,也都是残忍的。好在,多年之后,我对蜜蜂有了说不清楚的好感,有几年,母亲还养过蜜蜂,我开始不敢接近蜂箱,后来觉得蜜蜂很亲切,也帮着母亲打过蜜、割过蜂胶。后来我们家的蜜蜂,被交恶的邻居一下子引(偷)走了,他用的方法是,夜里,偷偷到我家蜂箱前,在蜜蜂进出口涂上浓糖,然后再在几十米外的一个地方如法炮制,蜜蜂循着同样的甜味或者蜜香,就会成群飞去,那人将几只空的蜂箱打开,再涂上浓糖,蜜蜂便会蜂拥进入。

似乎是这一次之后,我和弟弟幼年,除了两个人老是互相抓挠着玩,不是他哭就是我恼之外,很多都不记得了。唯一的一次,大致是我十五岁那年,还是春天,大姨家的二表哥忽然上吊自杀了。那時候,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邻村陪极度悲伤以至于大小便失禁的大姨妈。有天晚上,宛若唐宋的月光月亮得令人可以看到埋在地下的黄金与灵魂。弟弟年龄小,大抵也是心无挂碍的缘故,一躺下就睡着了。月光透过窗玻璃,大面积地落在炕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回想着二表哥对我的好。

我很害怕,弟弟却睡得香甜,整个人都好像在虚空中一样。我想弟弟醒来给我壮壮胆也是好的。我连续叫了他几声,又用手推他的肩膀。可弟弟哼哼哼了几声,翻了一身,又朝另外一边睡去了。这一下,我更害怕,只好自己挪过去,挨着弟弟睡。好在,这一夜平安度过。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弟弟到大姨家,本来想给母亲说。可母亲忙着照顾几天水米不进极度悲伤的大姨。我只好像啥也不说。再一天晚上,父亲回来了。我们爷儿三个躺在土炕上,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睡之前,我给父亲讲了昨晚的情境。父亲说,也有可能,你大姨一家人都对咱家挺好的。现在,你二表哥想不开,走了,再来咱家里看看,也是应当的。我嗯嗯点点头。这时候,弟弟也说,二表哥那么好的人,怎么就上吊死了呢?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人生哪有好过的日子?可人还必须活下去,自杀是最没有出息的。我点点头,弟弟睁着懵懂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我们的父亲。

诗路
花语

母亲,夏风里的花开

■ 邵辰辰

他们说,今天是你的节日
一滴眼泪掉进土里
鲜花便会盛开
我却知道
你不会听到花开的声音
也不会知道母亲节是几号
你从来不记得自己的生辰
却在受难日这天做一桌美食等我
康乃馨,那纤细的绿枝
顶起高雅别致的花朵
孩子们捧着红色的爱祝福
夏风用清香包裹年轻的心
母亲,操劳在灶台边
洗衣机轰鸣着
窗外,夏风唱着节日的歌
窗台上,开着孩子们送的花

母亲吟

■ 陈业秀

沧桑满脸诗,黑发染银丝。
风雨驼背驮,艰辛日月知。

夏的期待

■ 张华

流云间
鸟的羽毛的幻彩
开启一种乡间的传说
欢乐携带清晨的露珠
滚过水墨色的晨光
多少思绪归于童话
沉默多年的村庄正在老去
风中宁静的味道
心有昨夜星辰
夏天之意如某种烈酒
翩然而来
涟漪无所谓
看见云霞和织网的蜘蛛
经历过春天的小树
暖暖夏日随它一起做梦
倒是泥香躲进鞋底
一吮大地的额头
谁在描述风景广阔
咏唱野性青草
阵雨的回答把斗笠敲醒
夏的篇章
省略了许多语句
那一天早晨
一双纠缠的黑眼睛张望远方的白鹭和燕子

初夏季节

■ 徐子飞

春天的尾巴一摇,就不见了
布谷鸟儿
用它的叫声,到处寻找
找到一处水田,就当稿纸
秧苗作字
工整写出,寻找春天的启事
风用仔细的阅读,帮助寻找
每一个角落
被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
此时的母亲,也在不停寻找
老是忘记
把炊烟,放到屋顶的上面

